~City-love~

I-02 咖啡味

「來 ~ 東西放這裡。」芝蓉挽起文和的手，帶到一處熟悉的桌邊。那是文和認識芝蓉的那個咖啡桌，那個下面可以插入電源、 power 的插座。插入的通電，是兩人的交流開始。那插座，是芝蓉心中愛的秘密。每次來到這裡，芝蓉總迫不及待想擁有這張桌子，與這張桌子附加價值的全部。即使有人正用著，芝蓉也要坐在最近的旁邊，眼神不時望向桌子的樣子，好似使著眼神暗示著你／妳什麼？「離開」，芝蓉心中這麼想著，等著佔據這塊方圓的桌椅與 power 的勢力範圍。對文和而言，下意識坐在對著樓梯的上樓方位，正點方向的背椅上除了芝蓉的牛皮紙袋與 iPHONE 外，不經意地，躺壓上文和的黑色皮囊。

這家老美的咖啡店，文和與芝蓉的牽媒，咖啡店的生存，好些年前引進台灣，對咱台灣人而言，還是奢侈品呢！台灣文化，咱老中文化，就吃的方面，不就是吃呼飽飽，燒/（便宜）購/（又）大碗。喝的方面，當然就是喝茶、聊天、扯是非。就這樣的咖啡店，怎麼會有市場，又沒得好吃清的台灣清炒熱騰美食，也沒小菜佳餚櫥窗，一字擺開任君選挑。只有櫃檯邊的玻璃櫥櫃裡，幾個看似展示蛋糕 cakes，與幾顆或圓或環的乾澀麵包眼睜睜地望著，參雜「選我」、「選我」的渴望。snack 標貼零星地充擺櫥窗的場面，貼上價格，「唉唷，貴死囉!」台灣文化的思維，內心的吶喊，比不上台灣湯水飲食文化的品嚐口味。再怎麼裝飾，文化不對味裡，生存大概就出問題了。這些年林立的咖啡店，科技、網路、買空間、裝熱點、使用者付費的理念終於扭轉了不同的休閒飲食文化思維，咖啡店成了現代城市文化的指標之一。以往的冷門成了熱門，一家接著一家，還吵出招牌相仿抄襲的互槓告上法院。好康的生意，人人要沾個利，貨真價實的現代鹹魚翻身版。

「好啦」，「走吧」，「我們再下樓去，去點咖啡，卡布奇諾、small。」「今天要不要換個口味，點上新推出的夏日冰咖啡，有打折，到月底都可以，很殺的唷。」當兩人站在櫃檯前，櫃檯小妹介紹新口味時，芝蓉主張地幫文和點上新口味。「嗯，好吧。」實在好熱，沿途趕（幹）了過來，

都可以啦，只要可以退火就好。那「幹」的連環砲火氣味，碰上了芝蓉，文和總有邊讀邊，沒邊讀中間，轉個彎，「幹」了過來，自動轉彎成「趕」了過來。大姐樣的芝蓉照顧、呵護小孩四的文和，就是有她的一套，這樣的相處，如同奔忙的雄蜂獲得糖蜜的誘引，盡情吸吮蜜膩的甜滋味。吸吮、吸吮，衝爆的漿火，慢慢地、慢慢地吸吮裡調化了的引擎的高亢刺耳而舒緩肢體語言的協調。文和摟向站在櫃檯前芝蓉的腰際，一隻手輕拂搓揉那豐腴的臀股與波乳雙峰間的均稱蠻腰。等著的芝蓉，一手拿著錢包，一手包拉文和的手，引著男人的一隻手，在中身腰間輕彈，包揉著文和的手指。等著櫃檯小妹的輕切問候：「請稍等一下，我待會會拿給你們，這是號碼牌。」不經意地，褲襠裡的阿寶，竟醒了站堅挺起來露露頭，來湊熱鬧。文和知道那是為什麼芝蓉引他入甕的吸引力，柔魅的手腕與肉體的蜜糖彈指勾動。

「妳找我什麼事？」文和問著芝蓉，當再度坐回 2F 老地方時，芝蓉移開文和壓在她粉紅包套的黑色皮囊，說著「我把手機打開，上網給你看一些資料。」在出版社擔任主編工作的芝蓉，上星期接到一項社長想到的想法，想開闢一個成人專欄，廣徵稿件，就生活見聞新鮮事，葷素不拘、創意、想像、刺激與哈笑等，都在收納的範疇。社長找我主持這項專案計畫，要我的團隊做這樣嘗試。社長說：「科技、網路、電腦、社會、生活已連在一起如果沒有自創與控制力，秘密不再是秘密。人啊，就是喜歡窺探生活，人的私處秘密，這個想法，你覺得怎樣？」總之，想想吧。一星期後給我你們的討論結果與可能方式。

「我覺得有趣，剛剛 post 了上去，立刻收到一些文章，網路好可怕唷!」「你來看看嘛，我知道你正在外面跑業務，輕鬆一下嘛，陪我喝杯咖啡，過濾，過濾一下稿件。」說話的芝蓉，把手壓按在文和的褲腿，搓摸了幾下，頰粉淡脂飄伴著輔送來卡布奇諾的奶濃味，芝蓉正拿著 iPHONE 貼近文和說話:「你看嘛。」

芝蓉喜歡按撫文和，喜歡透過肢體微碰，喜歡文和的目光與思維永遠被芝蓉帶著走，不論出於哪種愛，母子愛，姊弟愛，男女愛戀，年輕的文和，在芝蓉的輕柔手腕裡，總是像隻被馴服的虎狼，不再隨口咆哮，不再任意唾吐一字、二字、三字、雜亂粗口語言。偶而還會出了神，想著被撫順的腿褲，舒服地自然地的滑動，想著那夜芝蓉彈嫩的內腿。

當文和夜裡抬起芝蓉的腿，從腳趾輕舔，滑動手指，在兩腿間，慢慢地，輕吟的聲音，彷彿一種間奏，誘導文和的前進組曲樂章，來回，來回，輕舔，由前進，一步又一步地，很慢很慢，

來到一處森林，濕潤的部位，毫不猶豫地揮進這濕潤具生命力的森林。穿梭來回，啊～芝蓉的呼喊聲，文和享受著想像與夜裡的這幕。

啊～芝蓉的呼喊聲，喂～「喂！你在想啥啊！」快來看這篇文章。這裡可以滑動看到內容:「愛河旁的一處窩房，一對夫妻，長霆與蕾芯。感情滋味，歡歡喜喜、吵吵鬧鬧，偶而因事床頭吵，事後長霆總抓起蕾芯黏落一番，翻炒錯交，床尾和了。蕾芯有潔癖，也把家裡整理的清潔溜溜、乾乾淨淨，尤其啊，那浴廁是蕾芯的最愛，最愛打掃那浴廁，有時一待啊，就是一、兩個小時，大半天呢! 尤其兩小家子吵架時，被指著鼻子，大罵特罵時，蕾芯的淚水與委屈，總吐往浴廁，汪洋的眼神，沉浮的楚憐，依然喚不起氣頭上的長霆。頓時，愛的力量泉源，轉成一股無名的怒火，蕾芯用力衝向浴廁，使勁碰上門，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。好久好久後出來，蒼白的表情與難色，多了點潤色，做愛做的事，特別起勁。退場的戰事總在這樣的光景畫下休止符。

有一回，長霆在夜裡黏炒後，興奮地問蕾芯:『我很好奇我們吵架，妳總是衝進浴廁，為什麼一待就可以待上好久好久，然後出來後，就不太一樣了。』『是不是裡面妳放了閨房秘笈或其他法寶，想到我的好啊？』蕾芯沒好氣的說: 『哎呀，沒有啦，沒啥好說啦，不要問啦，睡覺了啦。」平日長霆三不五時這樣問，總得不到答案，而這夜蕾芯也睡的特別香甜。興意未退的長霆這回秤了心，要知道浴廁的秘密，隨黏著蕾芯，趁勝追擊，想再磨噌一番，黏阿磨，磨阿黏，由後面到前面，有回春的趨勢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想展現男人的魅力，一襲春潮後的蕾芯，正享受酥軟的快感，鬆張的雙腳，細緻的腰線，在半遮掩的絲被，冷氣的吹拂下好不爽快的進入夢鄉。平日再怎麼被問，清醒的她，總是一句『沒啥啦，沒有啦，沒有啦! 』回頭故忙它事，閃。

這會兒，不知覺地，回著:『沒有啦，沒有啦，就用力地刷馬桶，@＃％＆。』長霆說:『怎麼刷那麼久。』『就牙刷啊! 』蕾芯伊呀說著。除了聽到『牙刷』、『馬桶』，睡夢裡的蕾芯，正有一幕刷洗馬桶的景象，好爽，好爽，氣那男人。那男人那夜的英挺頓時消失了，整晚失眠，想著那根每天的牙刷與必蹲著的馬桶的愛恨糾葛。神力驟然消失的男人，嘴裡念念有詞:『我咧，那根，我的那根，牙刷啊！』」

「嘿！怎樣，有沒有滑動? 摸起來有沒有舒服呢? 可以慢慢移動，慢慢看， 要輕輕地碰

https://hera.secforensics.org/literature/

唷！」芝蓉正提醒文和。 (continued)